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經濟類編卷六

詳校官中書臣瞿照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陳木

謄錄監生臣蕭志鴻

欽定四庫全書

經濟類編卷六

明 馮琦馮瑗 撰

帝王類六

興亡論

二十九則

何去非西晉論 天下之禍不患其有可觀之跡而發於近而患其無可窺之形而發於遲有跡之可觀雖甚愚怯必加所警備而發於近者其毒常淺無形之可窺

雖甚智勇亦忽於防閑而發於遲者其毒嘗深昔者五胡之禍晉室其起者非一朝一夕也探其基而積之乃在於數百世之淹緩國更三姓而歷君數十平居常日不見其有可窺之形是以一發而莫之能支夫非無形也蓋為禍之形常隱於福為福之形常隱於禍人見其為今日之禍福而已不就其所隱而逆窺之是以於其未發皆莫覩其昭然之形此其為禍至於不可勝救也先王之制四裔於要荒也僅責其歲貢而終王未嘗不

欲驅攘而擯之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夷蠻戎狄之君立於四門之外使無與乎備物盛禮之觀後世之君幸其哀敝而悅其向服也因內徙而親之其事肇於漢之孝宣漸於世祖而盛於魏武或空其國而罷徼塞之警或藉其兵而為寇敵之扞夫既去其侮而又役其力可謂世主之大欲國家之盛福矣不知積之既久而大禍之所伏一日洶然而發若決坊水莫之能遏晉為不幸而適當之以其平居常日不觀其昭然之形故也昔者孝宣

承武帝攘擊匈奴之威會五單于內爭始納呼韓邪使之依阻塞下稍通五原而來其朝至于孝元而呼韓邪乃願保塞而請罷邊備賴侯應之策以為自孝武攘之幕北奪其陰山匈奴失所蔽隱每過陰山未嘗不哭其喪亡也今罷備塞則示之大利元帝雖報謝焉自是匈奴亦浸而南顧漢亦甚悅其來而不之却也世祖因匈奴日逐之至遂建南廷以安納之稍居內之西河美稷而其諸部因遂屯守北地朔方五原代郡雲中定襄雁門

之七郡而河西之地鞠為異區加徙叛羌錯置三輔魏武復大徙武都之氐以實關畿用禦蜀寇而匈奴五郡皆居汾晉而近在肘腋矣於晉之興大率降人皆入薦居元海匈奴也而居晉陽石勒羯人也而居上黨姚氏羌也而居扶風苻氏氐也而居臨渭慕容鮮卑也而居昌黎種族日蕃其居處飲食皆趨華矣而其桀暴貪悍樂鬪喜亂之志態則亦無時而變也是以元海一倡而并雍之衆乘時四起自長淮之北無復晉土而為戰國

者幾二百年所謂發於遲而為毒深也雖然彼之內徙而聽役也亦迫於制服之威而其情未嘗不懷土而思返固甚怨夫中國羈拘而賤侮之也是以劉猛發憤而反於晉事雖不濟而劉氏諸部未嘗一日而忘之也自魏而上非無明智之主足以察究微漸為子孫萬世之慮然皆安其內附或樂用其力唯恐不能鳩令而牧役之雖有夫為禍之形皆不為之深思遠慮就其所伏而消厭之由晉而下自武帝之平一吳會徧撫天下固無藉

乎降人之衆矣苟于此時有能探其所伏之禍而逆制
焉因其懷返之情加之恩意以導其行為之假建名號
而廩資之使各以種族而還之舊土彼樂引輕去而惟
恐其後也然後嚴斥障塞使釐然有內外之辨後雖有
警則無至發於肘腋之間而被不可勝言之禍矣雖然
自非明智果斷之主為子孫後世之慮則不能決於有
為以救其未發之深禍也彼晉武自平一吳會方以侈
欲形於天下其能及此乎雖郭欽抗疏江統著論其言

反復切至皆恬然不為省方抱虎而熟寐爾嗟乎為天下者無恃其為平日之福而忽其所隱之禍也

晉書諸姚傳總論 自長江徙御化龍創業巨寇乘機而未寧戎馬交馳而不息晦重氛于六漠鼓洪流于八際天未厭亂凶旅實繁弋仲越自金方言歸石氏抗直詞于暴主闡忠訓于危朝貽厥之謀在乎歸順哀鳴之義有足稱焉景國弱歲英竒見方孫策詳其幹識無忝斯言遽踐迷途良可悲矣景茂因仲襄之緒躡苻亡之

會嘯命羣豪恢弘霸業假容冲之銳俯定函秦挫雷惡
之鋒載寧東北在茲奸略寶冠凶徒列樹而表新營雖
云效績荐棘而陵舊主何其不仁安枕而終斯為幸也
子畧尅摧勅敵荷成先構虛襟訪道側席求賢敦友悌
以睦其親明賞罰以臨其下英髦盡節爪牙畢命取汾
絳陷許洛欵僭燕而藩偽蜀夷隴右而靜河西俗阜年
豐遠安通輯雖楚莊秦穆何以加焉既而逞志矜功弗
虞後患委涼都于禿髮授朔方于赫連專已生災邊城

繼陷距諫招禍蕭牆屢發戰無寧歲人有危心豈宜騁
彼雄圖被深恩於介士翻崇詭說加殊禮于喪門當有
為之時隸無為之業麗衣腴食殆將萬數析實談空靡
然成俗夫以漢朝殷廣猶鄙鴻都之費况乎偽境日侵
寧堪永貴之役儲用殫竭山林有稅政荒威挫職是之
由坐致淪胥非天喪也元子以庸悞之質屬傾擾之餘
內難方殷外禦斯輟王師杖順弭節而下長安凶嗣失
圖係組而降輒道物極則反抑斯之謂歟

符堅傳總論 自兩京殄覆九土分崩赤縣颺烽燧之

煙紫宸委荆棘之莽干戈日用戰爭方興猶逐鹿之並
驅若瞻烏之靡定符洪擅蠻陬之桀黠乘羯運之危亡
乃附欵江東而志圖關右禍生蠱毒未逞狼心健既承
家克隆凶緒率思歸之衆投山西之隙據億丈之岩險
總三秦之果銳敢窺大寶遂竊鴻名狡數奸雄有可言
矣長生慘虐稟自率由覩辰象之灾謂法星之夜飲忍
生靈之命疑猛虎之朝饑但肆毒于刑殘曾無心于戒

懼招亂速禍不亦宜乎永固雅量瓌姿遷喬出谷叶魚
龍之謠詠挺草付之休徵尅翦奸回纂承偽位遵明王
之德教闡先聖之儒風撫育黎元憂勤庶政王猛以宏
材緯軍國符融以懿戚贊經綸權薛以諒直進規謨鄧
張以忠勇恢威畧雋賢效足杞梓呈才文武兼施德刑
具舉乃平燕定蜀擒代吞涼跨三分之二居九州之七
遐荒慕義幽險宅心因止馬而獻歌託栖鸞以成頌因
以功侔曩烈豈直化洽當年雖五部之盛莫之比也既

而足以夸世悞諫違謀輕敵怒鄰窮兵黷武懟三正之
未叶恥五運之猶乖傾率土之師起滔天之寇負其衝
突之力肆其吞噬之能自謂戰必勝攻必取便欲鳴鸞
禹穴駐蹕疑山䟽爵以侯楚材築館以須歸命曾弗知
人道助順神理害盈雖矜涿野之疆終致昆陽之敗遂
使凶渠候隙狡寇伺間步搖啟其禍先燒當乘其亂極
宗社遷于他族身首罄于賊臣貽戒將來取笑天下豈
不謬哉苻丕承亂僭竊尋及傾敗斯可謂天之所廢人

金史紀事本末 卷六
不能支持登集離散之兵厲死休之志雖衆寡不敵難以立功而義烈慷慨有足稱矣

諸李傳總論 昔周德方隆古公切踰梁之患漢祚斯永宣后興渡滄之師是知患生於邊釁深自古况乎巴濮雜種厥類實繁資剽竊以全生習獷悍而成俗李特世傳兇狡早擅梟雄太息劍門志吞井絡屬晉網之落紐乘羅侯之無斷騁馬屬捷同聲雲集殲殄蜀漢荐食巴蜀沃野無半菽之資華陽有析骸之費蓋上失其道

覆敗之至于斯仲雋天挺英姿見稱竒偉摧鋒累載克
隆霸業蹈玄德之前基掩子陽之故地薄賦而綏弊俗
約法而悅新邦擬于其倫竇孫權之亞也若夫立子以
嫡徃哲通訓繼體承基前修茂範而雄閣經國之遠圖
蹈匹夫之小節傳大統于猶子託彊兵于厥肩遺骸莫
斂尋戈之釁已深星紀未周傾巢之釁便及雖云天道
抑亦人謀班以寬愛罹灾期以暴戾速禍殊途並失異
術同亡武考憑藉世資窮兵竊位罪百周帶毒甚楚圍

獲保歸全何其幸也子仁承緒繼傳昏虐驅率餘燼敢
距大邦授甲晨征則理均于困獸斬關宵遁則義殊于
前禽宜其懸首國門以明大戮遂得禮同劉禪不亦優
乎

石勒傳論 夫拯溺救焚帝王之師也窮凶騁暴渠桀
之舉也蠢茲外部自古為虞限以塞垣猶懼侵軼况乃
身為奴隸窺我王政乘弛柝之機覩危亡之隙而莫不
嘯羣鳴鏑汨亂天常者乎石勒出自羌渠見竒醜類聞

鞞上黨季子鑿其非凡倚嘯洛城夷甫識其為亂及惠
王失統宇內崩離遂乃招聚螳徒乘間煽禍虔劉我都
邑翦害我黎元朝市淪胥若沉航于鯨浪王公顛仆譬
游魂于龍漠豈天厭晉德而假茲妖孽者歟觀其對敵
臨危運籌賈勇竒謨間發猛氣橫飛遠咄魏武則風情
慷慨近荅劉琨則音辭倜儻焚元超于苦縣陳其亂政
之誓戮彭祖于襄國數以無君之罪於是跨躡燕趙并
吞韓魏杖竒材而竊徽號擁舊都而抗王室弣弓矢襲

冠帶釋介冑開庠序鄰敵懼威而獻款絕域承風而納
貢則古之為國曷以加諸雖曰凶殘亦一時傑也而託
授非所貽厥無謀身隕嗣滅業歸攜養斯乃知人之闇
焉季龍心昧德義幼而輕險假豹姿于羊質騁泉心于
狼性始懷怨懟終行篡奪於是窮驕極侈勞役繁興畚
鍤相尋干戈不息刑政嚴酷勅皆誅夷慄慄遺黎求哀
無地慘躋殘擴斯為甚乎既而父子猜嫌兄弟讎隙自
相屠繪取笑天下墳土未燥禍亂荐臻釁起于張豺族

傾于丹閔積惡誅滅有天道哉夫從逆則凶事符影響
為咎必應理若循環世龍之殪晉人既窮其酷永曾之
誅羯士亦殲其類無德不報此之謂乎

劉淵傳論 劉氏北部出自匈奴慕冒頓之餘威悲呼
韓之失業久矣投之遐遠猶懼外侵而處以封畿窺我
中釁昔者幽后不綱驪笑暗于戲水襄王失御隗怨生
于關洛至于筭强弱妙兵權體興衰知利害習為既久
未可量也况元海人傑必致青雲之上許以殊才不居

庸劣之下是以策馬鴻臚乘機豹變五部高嘯一旦推
雄皇枝相害未有與之爭衡者矣伊秩啟興王之畧骨
都論尅定之秋單于無北顧之憂獫狁有南郊之祭大
哉天地茲為不仁矣若乃習以成風溫乎雅度兼其舊
俗則罕規模雖復石勒稱藩王彌效欵終為偏割之邦
未辨君臣之位至于不遠儒風虛襟正直則昔賢所謂
并仁義而盜之者焉偽主斯亡玄明篡嗣樹恩戎旅既
總威權開河開曩日之強士馬倍前人之氣然則信不

由中自乖弘遠貌之為美處事難終縱武窮兵殘忠害
審佞人方轡並后載馳閣豎類于迴天凝科踰于炮烙
遣豺狼之將逐鷹犬之師懸旌俯渭分麾陷洛鐵馬陵
山邊笳遵渚粉忠貞於戎手聚措紳于京觀先王并賦
乃眷維桑舊都宮室咸成茂草墜露沾衣行人灑淚若
乃上古敦龐不親其子功成高讓歸諸有德爰及三代
乃用干戈將以拯厥板蕩恭膺天命懿彼武王殷之列
辟載旆乘時興兵誓野投杖既隕可以絕言而輕呂旁

揮彤弧三發豈若響清蹕於常道之門馳金車於陽山之館故知黔首來蘇居今愛古白旗陳肆古不如今只道再降渭橋一轍役天子以行觴驅乘輿以執蓋庾珉之淚既盡辛賓加之以血若乃有生之貴處死為難弘在三之義忘七尺之重主憂之恨畢命同歸自古篡奪於斯為甚是以災氣呈形賊臣苞亂政荒民散可以危亡劉聰竟得壽終非不幸也曜則天資虓勇運偶時艱用兵則王翦之倫好殺亦董公之亞而承基進說或有

可稱子遠納忠高旌斃偃和苞獻直艷明罷觀而師之
所處荆棘生焉自絕疆藩禍成勁敵天之所厭人事以
之駭戰士而宵奔酌豎杯而不醒有若假手同乎拾芥
豈石氏之興歟何不支之甚也

伏滔從桓温伐袁真至壽陽以淮南屢叛著正淮論二
篇 淮南者三代揚州之分也當春秋時吳楚陳蔡之
輿地戰國之末楚全有之而考烈王都焉秦并天下建立
郡縣是為九江劉項之際號曰東楚爰自戰國至于晉

之中興六百有餘年保淮南者九姓稱兵者十一人皆
亡不旋踵禍溢于世而莫終戒焉其天時歟地勢歟人
事歟何喪亂之若是也試商較而論之夫懸象著明而
休徵表于列宿河山襟帶而地險彰于丘陵治亂推移
而興亡見于人事由此而觀則兼也必矣昔妖星出于
東南而弱楚以亡飛孛橫于天漢而劉安誅絕近則火
星晨見而王凌首謀長彗霄映而毌丘襲亂斯則喪乎
天時也彼壽陽者南引荆汝之利東連三吳之富北接

梁宋平塗不過七日西援陳許水陸不出千里外有江
湖之阻內保淮肥之固龍泉之陂良疇萬頃舒六之貢
利盡蠻越金石皮革之具萃焉苞木箭竹之族生焉山
湖藪澤之隈水旱之所不害土產草滋之寶荒年之所
取給此則係乎地利者也其俗尚氣力而多勇悍其人
習戰爭而貴詐偽豪右并兼之門十室而七蔽甲挾劍
之家比屋而發然而仁義之化不漸刑法之令不及所
以屢多亡國也昔考烈以衰弱之楚屢遷其都外迫疆

秦之威內遘陽申之禍逃死劫殺二世而滅黥布以三
雄之選功成垓下淮陰既囚梁越受戮嫌結震主之威
慮生同體之禍遂謀圖全之計庶幾後亡之福衆潰于
一戰自脂于漢斧劉長支庶奄王大國承喪亂之餘御
新化之俗無德而寵欲極禍發王安內懷先父之憾外
眩奸臣之說招引賓客沉溺數術藉二世之資恃戈甲
之盛屈彊江淮之上西向而圖宗國言未絕口身嗣俱
滅李憲因亡新之餘袁術當衰漢之末負力幸亂遂生

僭逆之計建號九江稱制下邑狼狽奔亡傾城受戮及至彥雲仲恭公休之徒或憑宿名或怙前功握兵淮楚力制東夏屬當多難之世仍值廢興之會謀非所議相係禍敗祖約助逆身亡家族彼十亂者成乎人事者也然則侵弱昏迷以至絕滅亡楚當之恃彊畏逼遂謀叛亂黥布有焉二王構逆寵之之過也公路僭偽乘釁之盜也二將以圖功首難士卒以驕矜樂禍本其所因考其成跡皆寵盛禍淫福過災生而制之不漸積之有由也

昔高祖之誅黠布也撮三策之要馳赦過之書乘人主
之威以除逆節之虜然猶決策陳都暴尸橫野僅乃尅
之害亦深矣長安之謀雖兵未交于山東禍未徧于天
下而馳說之士與閹境之人幽囚誅放者亦已衆矣光
武連兵于肥舒魏祖馳馬于蘄苦而廬九之間流溺兵
火者十而七八焉夫王陵面縛得之于斫石仲恭接刃
成之于後覺也而高祖以之宵征世宗以之發疾誠不
勤哉文皇挾萬乘之威杖伊周之權內舉京畿之衆外

徵四海之銳雲合雨集推鋒以臨淮浦而誕欽晏然方
嬰城自固憑軾以觀王師於是築長圍起焚櫓高壁連
塹負戈擊柝以守之自夏及春而後始知亡焉然則屠
城之禍其可極言乎夫生乎深宮長于膏梁憂懼不切
于身榮辱不交於前則其仁義之本淺矣奉以南面之
尊藉以列城之富宅以制險之居養以衆彊之盛而無
德以臨之無制以節之則厭溢樂禍之心生矣夫以昏
主御奸臣利甲資堅城偽令行於封內邪惠結于人心

乘間幸濟之說日交于側猾詐錮咎之羣各馳于前見利如歸安在其不為亂乎况乘舊寵挾前功畏逼懼亡以謀圖身之舉者望其俛首就羈不亦迂哉易稱履霜堅冰馴致之道盖言漸也嗚呼斯所以亂臣賊子亡國覆家累世而不絕者歟昔先王之宰天下也選于有德訪之三吏正其分位明其等級畫之封疆宣之政令上下有序無僭差之嫌四人安業無并兼之國三載考陟功罪不得逃其跡九伐時修刑賞無所謬其實令之有

漸軌之有度寵之有節權不外授威不下黷所以杜其
萌除重其名器深根固本傳之百世雖時有盛衰弱者
無所懼其亡道有興廢彊者不得資其弊夫如是將使
天下從風穆然軌道慶自一人惠流萬國安有向時之
患哉

裴子野宋略總論 宋高祖武皇帝以蓋代雄才起匹

夫而并六合尅國得雋竒跡多于魏武功施天下盛德
厚于晉宣懷荒伐叛之勞夷邊蕩險之力百勝可得而

論者矣跂足行陣之間却孫恩蟻聚之衆一朝奮臂掃
桓玄盤石之宗方軌長驅則三齊無堅壘迴戈內赴則
五嶺靡餘妖命孫季高于巨海之上而番禺席卷擢朱
齡石于百夫之下而庸蜀來王羌胡畏威交為表裏董
率虎旅以事中原石門巨野之隘指麾開闢關頭霸上
之阻曾莫藩籬虜其酋豪遷其重寶登未央而灑酒過
長陵而下拜盛矣哉悠悠百年未之有也於是倒載干
戈休兵泗水彤弓納陛肇有宋都帶芥必除華夷莫拒

然後請乎上帝步驟前王零陵去之而莫猜心高祖受之
而無媿色古之所謂義取天下者斯之謂乎若其提挈草
創則魏孟何劉輔相總持則穆之徐羨鎮惡道濟經其武
傅亮謝晦緯其文長沙以冢弟共艱難武烈以清貞定南
楚其他胥附奔走雲合霧集若椽椽之構大厦衆星之仰
河漢或取之于民譽或得之于未名羣才必逞智能咸效
爵不妄加官無私謁晉末所以荒濟淆混阿黨容縱莫不
驅掃革易與之更始君行卑菲而國不為陋民勤征戍而

下無怨讟品令宥宥賞罰端平遠無不懷邇無不附屬為
郡縣者則南過交阯西包劍閣北劃黃河而繞東海七分
天下而有其四自永初末天子負宸務懷以德燕代為戎
岐梁重梗將誓六師屠桑乾而境北地三事大夫願相謂
曰待夫振旅凱入乘轅南反請具銀繩瓊檢告報東嶽既
而洮弗興即年厭世營陽王狎于弗訓以敗與太祖寬肅
宣惠大臣光表超越二昆來應寶命沉明內斷不欲政由
甯氏克滅權逼不使芒刺在躬親臨朝事率尊恭德斟酌

先王之典強宣當時之宜吏久其職育孫長子民樂其生
鮮陷刑辟仁厚之化既已播流率土忻欣無思不服每駕
巡幸簫鼓聽聞百姓扶攜老幼想望儀形愛之孜孜如日
不足初徐傅伏誅繼求內相王弘處之而思降彭城欲之
而弗違王華殷景仁以忠允熙帝載謝弘微王曇首以沉
密贊樞機徐湛之王僧綽以國體彰信義謝方明劉道生
以治惠稱良能高簡則令明清貴則王舊文章則顏延
之謝靈運有藻麗之鉅才儒雅則裴旬何傳擅師表之

高學剛亮骨梗則袁粲蔡子度建言忠益則范泰何尚
之宗室藩翰帝弟帝子則江夏衡陽廬陵隋王建平臨
川新喻或清令而審或文敏而洽皆博愛以禮士明靡
以流譽十三年為多士矣上亦蘊絕義文思弘儒府
庠序建于國都四學開乎家巷天子乃移蹕下輦以從
之東帛讌語以勸之士莫不敦悅詩書沐浴禮義淑慎
規矩斐然向方其行修言道者然後登朝受職威儀輕
佻者不齒于鄉閭公宮非儻羽不來庭私家非軒蓋不

踰閩冠冕之流雍容如也于是文教既興武功亦著命
將受律指日如斯檀蕭薄伐則南登象浦劉斐爰整則
西踐仇池良駒巨象充塞外旃竒琛瓌貨下逮百遼禽
獸草木之瑞月有六七繩山諷海之譯歲且十餘江東
以來有國有家豐功茂德未有如斯之盛者然值北虜
方強周韓歲擾金墉虎牢代失其御二十七年偏師克復
河南橫蹂強胡百萬之衆匈奴遂跨彭沛航淮浦設穹
廬于瓜步請公主以和親于時精兵猛將嬰城而不敢

鬪謀臣智士折撓而無可稱天子乃朝饗單于臨江高
會于是起盡戶之役貸富室之財舳舻千里緣江而陳
我守既嚴胡兵亦怠且大川所以限南北也疲老而退
歸我追犇之師橐弓裹足係虜之民流離道路江淮以
北蕭然矣重以含章巫蠱始自三逆合殿酷帝史籍未
聞仲尼以為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辨之
不早辨也元嘉之禍其有以焉世祖率先九牧大雪寃恥
身當歷數在位天居聰明絢達博聞強記威可以整法

智足以勝奸君人之畧幾將備矣一時之風流領袖則
謝莊何偃王或蔡興宗袁顓袁粲禦武名將則沈慶之
柳元景宗敞之或潔清以秀雅或驍果以步類因以軌
道廓之中方知向時之士若顏竣之經綸忠勁匪躬諒
直雖晉之孤趙無以尚焉帝即位二三年間方逞其欲
拒諫是已天下失望夫以世祖才明少以禮度自肅思
武王之節儉追太祖之寬恕則漢之文景何足云景和
申之以淫虐太宗易之以昏縱師旅薦興邊鄙蹙迫人

懷苟且朝無紀綱內寵方議共安外物已覩其敗已初
世祖登遐委重于二戴太宗晏駕亦託孤于王阮深近之
道同歸冲人之釁如一然宋祚未絕于永光更以宗王
之見窘水德遂亡于後竇由強臣之受辱且顧命羣公
從容自重畏懦伊霍之機綺靡唐虞之際于是蔚炳胥
變明命就遷俯仰之間興衰易用矣周自平王東遷崎
嶇河洛其後二十四世而報始亡之漢自章和以降顛
覆闕豎其後百有餘歲而獻始禪之何則周漢靈長如

彼難拔近代脆促若此易崩非天時亦人事也聞夫鴻
荒者難為慮因事者易為力曹馬規模懸乎前載苟有
斯會實啟英雄而况太宗為之驅除先顛其本本根既
蹙枝葉遂摧斯則始于人事也昔二代將亡殷辛夏癸
相去數百年間異世而後出宋則景和元徽首尾不能
十載而降虐過于二君斯則天之所棄篤于前王者也
天意人事其微如此雖欲勿實其可得乎若乃拯厥塗
炭蒙逆取之辱者湯武之志也私鉏當路飾揖讓之名

者近代之事也其應天從民道有優劣故宗廟社稷修短異數不然則何殊尤緬邈如斯之遠也夫山岳崩頽必有朽壤之隙春秋迭代亦有去故之悲是以臨危亡而撫理運未有不扼腕流連者也近古之化俗弊壞由於後裔宋氏之成敗得失著乎行事從而言之載于篇矣繫敘其所以創業垂統而懷其舊俗遺風逮于賢人君子英聲餘論以附于茲子野曾祖宋中大夫西鄉侯以文帝之十二年受詔撰元嘉起居注二十六年重被詔續

成何承天宋書其年終于位書則未遑述作齊興後數十年宋之新史既行于世也子野生于泰始之季長于永明之年家有舊書聞見又接是以不用浮淺因宋之新史為宋略二十卷剪截繁文刪撮事要即其簡寡志以為名夫黜惡章善臧否與奪則以先達格言不有私也豈以勒成一家貽之好事蓋司典之後而不忘焉

李德裕宋齊論 宋齊以降繼體承祧者君德寢微王道寢替續緒之初如革大運除舊解網以悅衆心仁義

之風薄骨肉之情廢前史論之詳矣然未得中改之可也如弓之高下者抑舉琴瑟之不調者更張此亦天之道也豈獨人事哉唯用其罪人不可甚矣天下之惡一也古人言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豈有不忠于前朝而能忠于後王者哉毀泉臺春秋之所譏先儒之所惡宋齊之君有一于此必為美政泉臺見妖尚不可毀况無妖者乎燕人之思邵伯甘棠勿剪楚人之懷叔子望碑墮淚彼人臣也而見思若此雖時移政

改莫匪舊臣昔伯益贊禹稱大舜之德曹叅事惠帝守
蕭何之法魏文帝初受漢禪羣臣皆贊魏德唯衛臻獨
稱漢美文帝曰天下之珍當與山陽共之為人臣者罔
念于此可謂有百心矣

何元之梁典高祖事論 歷究前書詳觀徃行昭晰千
載氛氳萬古考其寬猛知布政之善惡驗其黜陟識其
主之是非以曩求今工拙可見齊季昏虐政由羣小朝
宰被無辜之誅藩戚懼淫刑之害高祖痛兄弟之戮因

天下之心舉荆雍之師興湯武之伐指揮則智勇風從
號令則遐邇響應取郟郢若拉枯定金陵如沃雪黃鉞
既斬白旗乃懸師不疲勞民無怨讟樂推斯在代德是
膺逆取順治享年四紀萬幾事廣六職務殷負扈君臨
勤于聽覽兢兢罔倦乾乾不已加以藝業之美莫以比
倫洞曉儒玄該羅內外舉洙泗之餘教針其膏肓抹周
孔之遺文正其魚魯于是廣開庠序敦勸後生親自觀
試策其優劣由近及遠咸從風化執經者連袂負笈者

排肩濟濟多士于斯為盛至若御民之術未為得也敢以狂瞽請究其說夫根深者葉茂源廣者流長故聖王欲其茂長前為深廣是以擇沃壤以置王畿國都園于六卿封城號于千里其外則布之以五等列之以萬國分疆畫野立樹黨閭境隴以懷其仁桑梓以安其俗諸侯守境土以事于上天子執賞罰以臨于下有功則褒無道則廢二伯弼于內朝九牧佐以外政間之以賢戚參之以懿親弘仁義于區中被禮樂于遐表忠信之禮達

謙讓之風行爾乃覬覦之心絕兵戈叠息刑辟靡用獄
訟固興然後龜龍遊于池沼鸞鳳棲于苑囿及其末世
雖主昏于上民亂于下猶晉鄭有依桓文是相絕而更
續顛而必扶數百年外方至于滅周道既沒斯風漸喪
洎于後代其弊尤甚固恤民之不存而憂士之不祿蒞
民之長守次更為前人未安後人便及迎新送故疲于
道塗為君者甚多為民者甚少由是君臣之義薄狡惡
之萌興下上遞憎甚于讎敵百城恣其暴奪億兆困其

徵求捐棄舊鄉奔亡他縣地荒邑散私少官多于是倉
庫既空賦歛更重天示譴禍地出妖祥饑疫互生水旱
交至民不堪命轟然土崩數十年間還為黎庶高祖博
覽今古備觀興亡猶復躡其遺風襲其弊法澆薄逾甚
涓荼日滋梁氏之有國少漢之一郡太半之人竝為部
曲不耕而食不蠶而衣或事王侯或依將帥攜帶妻累
隨逐東西與藩鎮共侵漁助守宰為蝥賊收縛無罪逼
迫善人民盡流離邑皆荒毀由是劫抄蜂起盜竊羣行

陵犯公私經年累月抵文者比室陷辟者接門青災亟
降囹圄隨滿夕散朝聚有若市廛加以朝露內叢而官
方外曠有其位而無其職非其事而侵其官四海至殷
機事輻輳人君雖敏有所不周人君雖明有所不照豈
可專於親覽忘彼責成就此而言大失有二習守膠之
弊棄更張之善屈子投江寧論其痛賈生慟哭豈喻斯
悲自五胡競逐晉室東徙權寓江濱遂淹時代桓伐燕
秦而不振劉克函洛而還亡至于宋齊疆場侵蹙高祖

躡斯顏運有志并吞斯實王者之宏材有國之通準然
六納魏主一入洛陽竟無所成得不補失民既勞止汜
可小康昔句踐之欲滅吳前為其政兵彊國富然後用
之一舉而虜夫差再舉而霸中國高祖進不擇將退不
教民雖慕古人安有能濟孫子曰善戰者前勝而後求
戰善勝者前戰而後求勝明者出師必前料敵豈可暗
茲人事幸彼天時者哉且國有累卵之憂俗有土崩之
勢開幸人之志兆亂臣之心遂使侯景被吾甲而寇王

城驅我人而圍天闕勢如破竹易若轉圜萬里靡沸四方瓦解社稷淪胥龜玉毀廢事非一夕其所由來漸矣太宗孝慈仁愛實守文之君惜乎為賊所殺至乎文章妖艷隳墮風典誦于婦人之口不及君子之聽斯乃文士之深病政教之厚疵然雕蟲之技非開治忽壯士不為人君馬用世祖聰明特達才藝兼美詩筆之麗罕與為匹伎能之事無所不該極星象之功窮著龜之妙明筆法于馬室不愧鄭玄辨雲物于魯臺無慚梓慎至于惟

籌將畧朝野所推遂乃撥亂反正夷凶殄逆紐地維之
已絕扶天柱之將傾黔首蒙拯溺之恩蒼生荷仁壽之惠
微管之力民其戎乎鯨鯢既誅天下且定早應移鑿西
楚旋駕東都裡祀宗祊清蹕宮闕西周岳陽之敗績信
缺宇文之和通以萬乘之尊居二境之上夷虜乘釁再
覆皇基率土分崩莫知攸暨謀之不善乃至斯敬皇
世祖之裔允膺下武而貞陽以旁枝外入濫尸非次陳
武興勤王之師至正當缺壁之後驅斥僭王誅鋤亂臣

國亡重康彞倫復敘既而天不福善早世登遐土德
代興火行告謝驃騎王琳懷申胥之志蘊荀息之忠爰
納嗣君更紹顏運于是嘯命方岳大興師旅龍虎戰鬥
水潰山崩君臣播越寄命齊土若乃萇弘興周而速咎
王永復秦而延殃天欲亡之非人能救夫創天下者至
明者也喪天下者至暗者也是以禹湯興其功桀紂廢
其業莫不得之者前王失之者後君逮茲梁室有異于
此何則高祖撥亂除殘及身招于禍亂世祖復讎雪恥

翻手命于寇讎敬皇繼祀而鼎移後嗣紹基而祚徙書
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自天所祐歸于有德元之官自
有梁備觀成敗昔因出軸流寓齊都窮愁著書竊慕虞
子但梁室極促簡牘多闕所得遺逸略不盡舉未獲旋
反更窮搜訪採其聞見撮其衆家一代之事可得觀矣
朱敬則梁武帝論 梁高祖聰明文思寬厚通博生而
神異動多竒怪此天表也永元之初羣賢受命竭懷輔
正盡力康衢細隙未聞纖塵不動而雄圖英算孤識獨

見審長河之將決知崑山之必焚理欲先天未遑後舉
叫嘯龍虎合集風雲馳兩函以取荊州連五都以震都
邑長流遠邁獨決方寸霜風飛掃雲雨霑沐白旄一麾
頑童授首乃弔冤魂而謝牛酒昭筐篚而軾善人師不
疲勞人無怨譴謳歌是逼獄訟攸歸代德立成眷命斯
在然躬覽載籍備睹興亡留心求瘼勵精納善雖化未
大道時亦小康也若尋其德音討其風俗尚根淺易拔
源涸難流禍亂相仍蓋其宜矣且兵號義旗戰稱伐罪

勝非已利功豈私成湯有慚德去道近也武無愧容其
私厚也昔魏太祖兵鋒無敵神機獨行大戰五十六九
州靜七八百姓與能天下慕德猶且翼戴弱主尊獎漢
室降及宋高翦平偽孽安復王家義聲薄天高誠動日
然更懸兵四嶽決勝五湖北靜燕塵西清秦霧宏勳不
讓盛德見推備物滿庭猶非望故晉帝今日之事本所
甘心義士猶或非之通人尚為薄德况梁取天下又甚
于斯南康主盟實稱齊帝奉之以成大順承之以動義

兵國步既寧家怨又雪君稱主祭臣復何猜借人之名而不復命者也尋其錫文考其謙讓事同對面理非飾詞寧知悠悠江山相去千里矯情僞跡頓至于斯示人此心豈躬行事欲令節義行于比屋其可得乎夫君人者日月齊其明陰陽資其信江海同其量天地偕其容未有飾智驚愚銜材惑衆較武力于羊侃示腰腹于賀琛商略儒宗取異于章句變置官品無求于典寶每事皆欲先人所唱後須稱贊父作子注君制臣歌受佞無

厭進諂不倦浮華道長輕薄路開以天譴為嘉祥用妖
恠為休祉聚斂俱極賞罰無章有識為之寒心羣寮曾
不先覺若言位是神物何須下殿走乎若言負重願休
何勞受贖歸乎若言息人是務何須納叛臣乎若言吞
代有時何須中許和乎利器不藏奸夫得志然則侯景
之兵我人也仗我器也驅我人搗我器而取雋者豈異
術哉由上之失教也君父幽辱宗廟傾危帝子王孫跨
州連郡未有晉鄭齊心牟虛合契五侯九伯裂海分山

未聞申包胥之頓哭秦庭茅夷鴻之幣謁吳國戶口徒
衆不覩死戰之人寵遇雖多寧有報恩之士江淮無波
瀾之阻城闕絕藩籬之固長洲杜若一旦彫零稽山竹
箭忽然摧折可不甚歟或問曰梁主不以黃屋為尊紫宸
為貴離欲絕愛遣色歸空有湯武之憂勞若堯舜之懼
腊享國五十若登春臺忽羈旅叛臣鳴吠逋醜長戟指
闕强弩臨城兵折意窮忿毒而沒善不可恃岐路何歸
君子曰梁主之美誠如子言神無與善未敢聞命何者

武帝暮年荒誕實甚殫守縣之力不克自縱之資盡丁口之租纔足緇衣之費昔夏桀以九州之富秦皇以六合之尊造瓊室而天下土崩作阿房而寰中瓦解況地比一郡國乃三分外有征戍之勤內有彫靡之弊加以金剝寶柱爛熳雲霞至于銀榜珠簾的皜星月神怒人怨禍積患生過往必來何足疑也且夫惡于齊而保于我何補也得一夫而亡一國非智也昔趙納馮亭有長平之禍梁受侯景成永福之災金甌忽傷悔之何及

盧思道北齊興亡論 或問主人曰往者魏人失御六

合雲擾河朔關右剪為二國永熙西道天平北巡兩朝

先主分陝而霸龍戰虎爭多歷歲祀既而水運值竭天

祿永終齊室比跡于唐虞周人踵武于漢魏齊有五帝

周易四王竝纒踰二紀相繼而滅若其元首膺服股肱

命世立極補天之業銘常鏤鼎之功至于暴君南面孽

臣作輔民怨神怒國殄祀絕易世之由雖傳之者舊載

于史策通人雅旨其詳可得聞乎主人應之曰吾少仕

齊朝晚歸周室因而學業歷茲永久雅好博古雖欲擬
議近世治亂粵可略陳在魏正光北難司旦爾朱榮乘
釁內異滔天泯夏餘燼跋扈挺禍王城海內生民若崩
厥角齊高祖神武皇帝天縱英明之略神挺雄武之才
龍攄豹變投袂而起四明昆弟大會韓陵類蚩尤風雨
之兵若新都犀象之陳彼曲我直天寶贊之日未移晷
大殲醜族然後拔立宗枝入纂皇統羣后成務天下晏
如但芒刺成災震逼為梗流彘去而不入遷鼎舊鄴國

命維新朝章國憲燦然畢舉渭南失律似烏林之喪師
洛北先鳴同官渡之凱入雖天命有歸而盡于北面
方之魏武具體而微大襄嗣業始踰弱冠瓌傑之氣足
稱負荷賓禮時秀驅駕羣雄內外肅清朝無秕政侯景
背恩棄義狼顧汝穎蕭衍失信幸災蟻聚彭汴于是謀
臣運策猛士推鋒渦陽之役兗渠足馬南逝寒山之戰
具卒隻輪不反王思政入據長安淹歷歲時神旗整臨
如風掃箒三秦勅敵閉關自守五湖之長革音請命魏

孝靜以天歷有在鼎祚將遺大禮備物率由舊典允恭
克讓推而弗居禍生非慮匕首竊發爾其夷凶剪暴剛
斷英峙天崩地折堂構闕如嗣子幼冲未堪多難文宣
雖云外弟少乏令名人望所歸便見推奉于時政有美
倫朝夕俊又爪牙皆韓白之伍心腹盡良平之儔外靜
方隅內康庶績主之不才四海弗之覺也洎乎受終文
祖燎天改物兵強地廣國富刑清發號施令必師古始
信賞必罰如有四時年穀屢登災害不作敵人窟跡郊

境無虞天保受命迄于五祀黃初太始不能遠尚爰及
中年誕縱昏德以萬乘之貴為長夜之飲散髮視朝肉
袒聽政手行劓剔躬運矛鋌寵狎佞諛親愛凡鄙出入
市廛遊走衢路太保高隆之佐命元功廟廊上宰僕射
高德政龍潛賓友帷幄重臣衛尉卿杜弼碩學偉才拔
萃出類光祿大夫元景風流儒雅師範縉紳或赤族見
誅或丹頸為戮竝直言竊歎斃于讒口自餘名士良臣
非罪遭命淫刑以逞不可殫言劉曹以還逮于僭偽受

命稱帝未有若斯之慘者也賴有尚書令弘農楊遵彥
魏太傅津之子也含章秀出希世偉人風鑑俊朗體局
貞固學無不縱才靡不通裴樂謝其清吉應劉媿其藻
麗溫良恭儉讓恕惠和高行異才近古無二有齊建國
便預經綸軍國政事一人而已詰旦坐朝諮請填湊千
端萬緒令議如流剖斷部領選舉人物滿室盈庭永無
凝滯虛襟泛愛禮賢好士聞人之善若已有之知調有
餘尤善當世諧言屢入時寄無改每乘輿四巡恒守京

邑凡有善政皆遵彥之為是以主昏于上國治于下朝
野貴賤至于今稱之俄而文宣不豫弊于趨孽儲君繼
體纔歷數旬近習預權小人竝進楊公慮有危機引身
移疾幼主若喪股肱固相敦勉乾明之始難起戚藩變
成儵忽殞于殿省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君子是
以知齊祚之不昌也孝昭地乃密親位居元輔有姬公
之戚無復子之心亦由主弼時艱慮深家國當陽正位
事出權道身長八尺腰帶十圍沈深謹厚實有君人之

望時甲卒強盛財力殷阜乃睠西顧恒有吞噬之心兼
以天保之後懲其淫縱不遜聲色不事晏遊孝于太后
篤于昆季慎惜名器愛養黎元後庭嬪嬙皆是藩邸之
舊數不盈十竟無私寵特解吏事尤好禮容但政苛碎
暗于聽受降年不永暮歲而崩大漸維幾黜其元子武
成母弟之親入主宗祏而少稟凶德不孝不仁龍擯在
殯淚不承臉太后之喪亦不哀哭纔及公除便衣縫裘
縱侈荒淫不知紀極甘酒嗜音夜以繼晝有和士開者

素有和氏之庶孽其面目殊為寢陋輕薄凡猥為衣冠
所棄武成在田之日引為叅將聞好彈胡琵琶亦解歌
舞一面之後便大相愛悅恒在卧內同食共寢淫穢之
事無所不為天保之世大宣知其如此頓鞭二百徒配
長城後遇赦得還武成為右丞相久別得還恩盼愈厚
信宿之間賞賜巨萬及踐大位親顧彌隆爰自黃門漸
至端右盡景娛侍略不休停就令整出使追騎相尋士
開作威作福略無顧憚恩寵勢望燠灼朝野恣性貪淫

人倫少例心如谿壑行均犬豕甲第當衢侔擬公室富
商大賈朝夕盈門朝士無賴者亦競相諂媚或送婢妾
或進子女筐篚苞苴烟聚波屬士開墓母傾朝追送諂
諛尤甚者至悲不自勝澆薄邪佞愛踰弟兄名賢素士
略不交言其所薦延奏無不遂榮枯進退定于俄頃于
時下陵上替奔競成習士無貴賤風節頓盡趙彥深阿
諛順旨俛首懷祿元文遠器能先見不敢措言此外羣
官靡衣媮食齊室大壞其源始于此釀河清之末長基

為災太史奏言須有禳救武成便自稱太上傳位後主胡長桀以從舅之親馮子琮以姨夫之戚俱受寄託竝當樞要或性識庸近或意懷險薄皆不學無術智能淺短及天統末年武成即世和士開一相處內自擬伊周太尉錄尚書事趙郡王睿明德茂親聽爽俊悟藩王之內時望隆重以士開凶醜宜加屏黜入踐青蒲謹言規諫而少主聰察不類成昭母后才明異于馮鄧士開禮于踈行長桀為其謀主遂使密戚賢王絞縊以戮雖遐

通胥怨愚智同憤而依托城社末如之何數載之間肆其穢行與馮子宗夫婦鬻獄賣官三家府藏賄貨山積凶愚子弟竝處高資更相貨易擇而後授司徒瑯琊王儼年甫十四兼領憲司憤其所為切齒忿咤執送南臺異其身首子琮以搆扇兩端一時依法二凶俱勦朝野晏清京師市里舞蹈成羣梁董之慶不足斯比瑯琊心實去惡跡乃陵上不容于時俄而賜盡自茲已後政道彌昏高阿那以牧圉之勤重其佞媚韓長鸞以鞬紲之

能悅其趨走又有女奴陸氏出自掖庭凶智狡算舉世無足以保母之恩特見尊寵六宮謂之世師人主以為內相舞弄王法掩塞天聰慶賞威刑出于婢口頑嚚弟姪布于列位帝戚皇支不能及也陸子駱提婆者出于卑隸本是鞞工愚暗庸短僅辨菽麥與韓高之徒共持國柄宣淫肆暴甚于和氏窮極富貴轉日迴天愚薄之倫折枝砥疇輕者進貨賂甚者緒婚媾朝廷混然無復廉恥清貞守道更被嗤恠漢世張趙不能喻其萬一晉

朝賈郭未足比其錙銖斛律明月屬鏤之錫寃動天地
崔季舒逢龍之戮痛切幽明加以內叅年少閹官之屬
親狎寵私盈滿宮禁干預政事剽掠生民黔首呼嗟以
日為歲其反道違常速亡趨滅事非一緒不可勝陳後
主自生宮闈長于尼媪不接端士不見正人朝夕諂諛
罕聞調護之容便煩左右莫匪刀鋸之餘飛鷹走狗蕩
其心慮麗色淫聲亂其耳目論功德者云羲軒無以尚
述欽明者稱堯舜不能踰才智之士棄而不任假有名

級備員而已獻章網紀蕩然無餘魚爛土崩以俟勅寇
周武大捷平陽乘虛深入將有降心士無鬪志前世耿
賈之雄俛眉頓顙先朝貌虎之銳斂氣重足舉晉陽如
拾芥攻鄴宮猶振槁萬里百城交臂屈膝南極江淮北
盡砂塞西界函谷東至滄溟府帑粟帛之饒兵革士民
之衆齊之所蓄盡為周有不亦哀哉

後周興亡論 周太祖文皇帝幼而機警智數過人屬
魏末多故召募關隴值二將相屠三軍未一見推為主

遂握兵符俄而魏武西巡奉迎車駕挾天子以會諸侯
萬世所一時也撫養荒餘鳩聚兵甲同心之旅不滿萬
人齊神武以大兵數十萬將清灞滻雷動雲移萃于渭
曲太祖以數千弊卒振旅而還遂基王業竇泰以勁兵
深入一戰喪元高敖曹以銳氣先登臨陣授首兵革歲
動敗鮮勝多高氏雖怙其衆力莫敢先至却山之舉我
師敗績收合亡散退守有餘及蕭氏將亡邊服震擾荆
郢內附庸蜀來王器械完整貨財充實帶甲百萬驍將

如林晏駕之辰國與齊人相埒矣閔帝以嫡嗣承基應天納禪弱齡厭世未及稱皇以庶長見立纂我鴻緒從容文雅亦守文之良主焉二帝景命不融高祖始登大位于時大冢宰晉公宇文護太祖之猶子也負圖作宰親受顧命國柄朝權頓去王室高祖高拱深視彌歷歲年談議儒玄無所不關預祭則寡人晉公之不忘也但自下裁物其主不堪累世權強一朝折首其于黨與咸見夷戮惡禽鳧物掃地無餘爾乃棄奢淫去浮偽施一

德布公道屏重內之繕躬大布之衣始自六宮被于九服令行禁止內外肅然以釋氏立教本貴清淨近世以來糜費財力下詔削除之亦前王所未有也值齊季失德取亂侮亡親御戎軒再舉而滅軍令肅然秋毫莫犯數旬而定不戮一人未及下車革其弊政山東士女欣戴如歸但天性嚴忍果于殺戮血流盈前無廢飲噉行幸四方尤好田獵從禽于外非夜不還飛走之類值無免者識者以此少之雖有武功未遑文德異章禮教蓋

闕如也練甲治兵將掃沙漠遠圖不遂暴疾升遐宣帝
初在東京已多罪失高祖每加嚴訓不能修改嗣位之
初飾情自勵踰年已後變態轉興耽酒好色常居內寢
角抵逸遊不捨晝夜分命使人徵求子女積之後宮以
千萬數此石虎之淫風也寵姬四人竝立為皇后車服
節文與內主無別此劉聰之亂政也少在儲宮頗覽經
籍臨朝對衆亦有精神但稟猜狂特好詭異衣冠形色
皆與舊制不同文武侍臣屏棄遐裔內外門閤皆別令

官者看守出入去來竝錄其數殿省以目相視然朋淫
于家無所簡擇乃至長樂亦有醜聲大象之末忽焉慘
虐鞭撻朝士動至數百背及胸腹一時下手焚毒之理
不可忍見祖宗廟號諱不得稱變易官名回官姓族車
乘輪輻竝有貴賤之殊婦女粧點亦有上下之異後庭
嬪妾房有數人自旦至夕恒令危坐相對有不如法便
即捶楚內外命婦朔望朝謁皆令為丈夫拜伏以示肅
恭自號為天不復稱朕此外小事異同不可勝紀狂惑

妖僻開闢未之有也客曰齊武成荒悖庸暗怨結神人
厥嗣不昌理則然矣周祖聰明神武冠世雄奇因愚子
以至顛覆豈人事乎抑天道也蒙有感焉請聞其說主
人曰寒暑晦明二儀之不同也賢愚治亂五勝之相形
也是以酒池肉林乃周王之締構坑儒滅學亦漢后之
驅除齊自天保受終迄于武平喪國孝昭之外竟無令
主河清已後國基漸墜昏主慢遊于上黎民怨讟于下
逮于末葉君弱臣愚外崩內潰周人取之猶坂上走丸

也周武任數矩情果敢雄斷擁三秦之銳屬攻昧之秋
削平天下易同俯拾未及三祀宮車晚駕嗣子披猖肆
其凶慝真人革命宗廟為墟此蓋天所以啟大隋非不
幸也

朱敬則北齊高祖論 昔張讓段珪濁亂天下漢召董
卓將顯其誅竟有小平之奔曹氏因之乃創霸業鄭儼
徐紀點辱皇猷魏收爾朱榮欲洗濯宮掖遂至河陰之
禍齊人藉此用承明世故曰亂者理之源機者命之兆

不可失也神武崖岸高竦器宇深沉望之儼然風塵自
遠聽之愈厲雷霆或聞至乃足踐列星聲振原地赤色
映團焦之外青缺立旅宿之門漢高由之自負徒屬以
之增畏此所謂歷數在躬推之不可去也于時魏德已
衰羣胡得志孝莊殞于虜手節閔潔于兇徒義士痛心
壯夫瀝血結黨求同盟之會杖劍想勤王之師者徃徃
而聚焉所以因天下之心覽英雄之議以普泰元年六
月建旗于信都以討爾朱兆為名當時趙魏之豪有高

度邕高教曹封隆之李元誠盧文緯崔祖禽等盡其死
力蓋代之傑有尉景段榮彭樂竇秦匹婁昭薛孤廷等共
其奔走然後數亂常之罪顯安忍之辜發義帝之喪三
軍縞素承淮汜之逼萬里同心莫不精勇感人神雄略
出天地檄詞未草聲已馳于賊庭王誅欲加乃命懸于
鬼錄但烽煙四合背距千羣大戰韓陵然始得其志既
而龍驤虎步高下在心開幕府以臨外藩分腹心而統
京邑雖生我者父母立我者高王既懷震逼之威易為

芒刺之說周鄭交惡行殖構氣趙鞅畏讒遂起晉陽之
甲襄王失據乃有居汜之悲雖表數相仍公怒未怠紫
宸不可久曠丹穴難以更燠遂應飛來之謠乃議遷都
之便關西河北剪為寇讎天平永熙便成敵國于是疆
場大駭鉦鼓相聞卽山之師扶馬捶而自免砂苑之役
跨驍馳以遁歸勝負相叅波瀾不定豐功厚利各有可
觀者焉昔魏祖西征中道不豫晉景南伐廻兵乃殂此
竝業未半而意窮功垂成而景促是以留連未命委曲

臨終不可盡也尋高祖其辭魏帝之表可謂其言也哀
顧太子之言可謂其事也盡方諸前代各一時也若乃
推誠與人懷舊不捨擇子如之蟲看尉景之肱喻高昂
于肝膽委侯景于半體此明達也牽馬麥田不飲社酒
此嚴斷也放李穆之歸使之富貴感虎兕之對以勸事
君此宏量也故能廢立雖多不失臣節兵鋒屢折人望
攸存即與夫嬖賈克忌荀彧不同時也

北齊文襄論

神武云日為我蝕死亦可恨觀其和

勅勒之歌哀來何極覽太子之色仍有別憂此豈悲促
齡而怨昊蒼哉但強寇在隣奸臣不附以此為恨也文
襄克纂丕基堪負大業追成曩志不忝遠圖故能委任
紹宗外平侯景借假貞節內察權豪沙汰衆流釐正羣
務紀綱具舉朝野肅然况乃嘉思政之忠遙接其手寤
陸生之直更賞其能此亦可稱也且夫為人上者當不
忝威儀慎名器先王以之革弊達人因此垂風是故立
其章程明其限節水火可蹈禮樂難逾今天蔭雨傾洪

基靡構國有大難未可三年不言高晏後園豈得一朝
盤舞此不慎爾儀也若乃命天子為癡人比尊名于狗
脚恨崔陵之語不念元勳忿孫騰之儀寧思佐命此不
惜名器也加以任情蕩思率意以之紅綺如花妖顏若
玉決池而弄淫女下獄而罪貞姬叛高慎于洛陽幾傾
其父蒸鄭妃于內寢乃繫乎親詩曰人而無儀胡不遄
死此之謂也嗟乎楚莊絕纓不顯婦人之節鄭人獻捷
猶禮南冠之賢所以盡俘囚之材得醉者之力今者陷

孝審之罪賞王儀之心拒蘭欽之慈仗專諸之劍非不幸也

北齊文宣論 文宣承父兄之資據已成之業屈竒不測內剛外柔屬變起不圖禍機竊發臨事而懼警而後行故使逆黨無遺兇徒必盡自得政二世樹恩百僚司馬公之養汝只在今日陳恒子之好施惟取一時由是腹心不散勲貴自隨大會晉陽共敘哀酷神彩英颯風調清閒既而人固難知始推天授故曰今日左僕射不

減大將軍由是感光祿之言不俟終日聽倉丞之諫理
故無歸然遠邇之心赫虎之變爪牙夙將帷幄舊臣足
使鄰國寢謀殊邦側席况屬梁運道消江淮多壘周室
厭兵函谷封泥故得北柔沙漠之陸東懷遼海之際政
尚明直時寶豐盈膏澤始流菁英已竭中山迫于漢獻
高洋劣于魏文但禮樂未施冠履不假高論王道此實
多慚或問曰夏桀無道殷辛虐政舉烽而求一笑擊鼓
而飲三千雖曰荒淫未窮鄙穢猶稱有夏多罪天命殛

之皇天震怒命我文考今日顯祖狂昏中酒而作莫不
手自支解躬行刺斫大集媵嫗為笑目前廣命宗親聚
塵座上鄴城無自保之容當軒有供御之困或鬻行以
罵衆寮或擘尻以示羣下加以土木不息金鳳臨雲徵
斂日增長安千里仍得快樂世以保乂豈天地不仁降
災萬姓之將多僻適與相逢岐路無歸我心如醉此即
甘酒嗜音之談蓋成虛論三風十愆之說併是高談君
子曰源深者流長德盛者祚遠賡之汰雖著書之德在

人齊神武伐暴勝殘有大功于天地其嗣雖復失道仍未殛于神明故書曰天惟五年須禹湯之子孫是也問曰神武之初基實多佐命文宣應籙共匡霸圖其間文武高材略不世出風流名士拔萃逸羣屬主暴政荒時艱路澁未有裂裳遠竄行從近關聞者尚足動心遇者曾不經慮此復何哉君子曰達人之道布在方冊顯晦之跡理同可尋若乃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則仲尼去衛夷齊讓國清風流長高節遠列固絕倫矣其次則南山

之叟東門之賢范蠡泛江湖尉繚去城市此又見幾而
作也亦有貞不絕俗隱不違親冥默園林卷舒人事八
月羊酒聘之而不來四時束帛徵之而不屈亦可與語
上矣過此以往何足言哉良為道喪已久廉恥不追崩
騰閣主之朝淪沒驕君之世何足恠乎悲夫嚴尚既沒
誰與為言俗物滿塗彼衆我寡俾將來不昧知其志焉
哉

陳武帝論 孔子曰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道不亡周

德不作梁自侯景入寇蕭譽外奔西鄰責言南風不競
篡殺三帝覆沒兩都可謂亡矣但人痛既深天道亦悔
是以大命集于有陳也武帝身長七尺垂手過膝蓋姚
襄劉備之儔也惟寬以容物明以知人曠蕩不羈雄勇
蓋世聲振嶺表功濟日南屬王室不綱大難未已江湖
羣盜日尋戈戎是以投袂而呼夕不待旦以梁大寶三
年二月會王僧辯于白茅灣齊小白之合諸侯以謀王
室臧子源之要天地惟討賊臣故戮力盡心有死無二

義聲一發其從如雲端居不言神光滿室建牙將指飛龍在天其所志也叛而伐之伏而舍之伏叛刑也柔伏德也德刑既舉人知其心且為仇讎暮為賓友文公指白水蕭王推赤心不足加也若乃侯瑱賊將也降無季布之疑安都敗師也歸受孟明之任重孝穆之義待之如賓釋歐陽之囚惟賢是用故得羣材畢用衆勇合威盪徧地之橫流廓溥天之巨祿爵侯景于竹町執王偉于草間爰其息歸瞻烏遂止仍以新不問舊疎不問親

高讓近臣方求別統昔魏推袁紹漢謝項王道貴能伸
理不嫌屈及江陵不守喪君有君疆場無虞羣臣輯睦
足以摠三腫之遺憤歇萬國之夙悲既上宰變圖假立
非次晉出子圍秦納貞陽陵谷遷移對之長歎君臣易
位但覺悲哉况乃居汜不歸焉用方伯在鄭未納誰曰
勤王於是潛謀腹心陰召武旅囚杜陵于別室告文帝
于臨時舟乘旦潮旗寢夜月掃重氛于絳闕反宸極于
紫微役不決辰區宇大定加以北挫蕭軌西拒王琳聖

德日新元勳漸茂然後繼宋齊之丕業承舜禹之大名
昇壇而告上玄分珪以揖羣后大哉美哉人無間焉但
雲雷尚屯邊塵未弭翌日告漸綴衣在庭楚之王孫嘆
布衣之未返燕之太子踐機橋而不歸悲夫

陳後主論 長城公器識古人承平嗣主觀其求忠謹
之士禁左道之人淫祀妖書鏤薄假物即古明哲何以
加焉但強寇臨邊南國斯感禮義不舉苛刻日滋鄰好
不敦驕傲是務嬖妾五十盡有珥貂之容麗服一千咸

取天桃之色加以貴妃夾坐狎客承筵玉貌絳唇咀嚼
宮徵花牋綵筆吟詠烟霞長夜不疲畧無醒日于時也
隋德甫隆南被江漢厚待間謀羊叔子之傾敵人不伐
有喪楚恭王之結隣好加以賀若謀勇應變如神擒虎
雄風臨機若電莫不迎刃自裂聽鼓爭奔斬張悌之守
迷降薛瑩之知命紫殿正色不用袁憲之言白刃交前
但為無社之計嗟乎龍盤虎踞之地露草沾衣千門雙
闕之間風烟歇絕臨江離別之感赴洛嗚咽之悲五百

里之俘囚纍纍不絕三百年之王氣寂寂長空一國為
一人興前賢以後愚滅其來尚矣或問曰安樂公劉禪
歸命侯孫皓溫國公高緯長城公陳叔寶竝稱域中之
大據天下之尊或銜璧送降或逃竄囚繫必不得已何
者為先君子曰客所問者具在方冊請為吾子陳之任
自擇焉若乃投井求生橫奔畏死面縛請罪膝行待刑
是其謀也馬上唱無愁之歌侍宴索達摩之曲劉禪不
思隴蜀叔寶絕無心肝對賈克以不忠之詞和晉帝以

隣國之詠是其才也縱黃皓嬖岑昏寵高壞狎江總是任也剝面鑿眼孫皓之刑棄親即讎高緯之志其餘細故不可殫論聽吾子之懸衡任夫人之明鏡客曰入井下策也

李德林天命論 粵若邃古玄黃肇闢帝王神器歷數有歸生其德音者天膺其時承其運命者確乎不變非人力所能為也龍圖鳥篆號謚遺跡疑而難信缺而未詳者靡得而明焉其在典文煥乎紺素欽明至德莫盛

于唐虞貽謀長世莫過于文武大隋神功積于文武天命顯于唐叔昔邑姜方娠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名之成王滅唐而封太叔及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易曰崇高富貴莫大于帝王老子謂域內四大王所居一焉此則名虞與唐美兼二聖將令其後必大終致唐虞之美蕃育子孫用表無窮之祚逮皇帝建國初號大興箕子必大之言于茲乃驗天之眷命懸屬聖朝重

耳區區豈足云也有娥玄鳥商以興焉姜嫄巨跡周以興焉邑姜夢帝隋以興焉古今三代靈命如一本支種德奕葉丕基佐高帝而滅楚立宣皇以定漢東京大尉關西夫子生感遺鱣之集歿降巨鳥之竒累仁積善天申休命太祖挺生庇民匡主立殊勲于魏室建茂績于周朝啟翼軫之國肇炎精之紀爰受厥命陟配彼天皇帝載誕之始赤光滿室流于外戶上屬蒼昊其後三日紫氣充庭四隣望之如鬱樓觀人物在內色皆成紫幼

在乳保之懷忽覩為龍懼而失抱帝驚動數旬方始痊
復又嘗寢於其室家人開戶正見一龍太祖神異也世
塗不測竅比丘尼智先保養智先禪觀靈雅有玄識云
此子方為普天慈父護持正法神佛佑助不須憂也帝
體貌多奇其面有日月河海赤龍自通天角洪大雙
上權骨彎廻抱目口如四字聲若鐘鼓手有王文及受
九錫生文加點乃為主昊天成命於是乎在顧盼閑雅
望之如神氣調精靈囊括宇宙威範也可敬慈愛也可

親早任公卿聲望自重周齊王憲謂晉蕩公曰觀隋公
神彩恐不為人臣晉公徐納其言將加不利賴大將軍
侯壽固諫乃止憲及內史烏丸軌各奏周武帝云隋公
氣調風流合敬服竊聞世議慮不在人下武帝云此
人頭額但宜為將不須異意待之相者來和謂帝曰觀
公骨法必為王者但願保愛聖躬道士張賓亦言公相
是帝王名當圖籙龍飛紫極莫忘臣帝憂懼謙退深自
晦跡鄴城內學人陸撥大象初入長安謂所親曰周德

已盡楊氏必興隋公往自定州南行至鄴遙望擬為天子昨在路瞻仰定是不疑但不知何如而得後歲當來觀耳謂其所親曰爾無輕言為貴人患害撥曰天之所命安可害也明年帝作相于內大象二年夏五月帝初拜揚州總管平晝寢息似睡若有數龍繞身其夜又夢一龍來入被內帝又常出長安城東獵馬上恩懷在濟生民之相夜夢一長大人素服冠帽謂帝曰時未至及欲作相夢人曰時今至矣天求民主不顯孳至當晉蕩

執國及建德之時君異則天臣非佐命猜嫌譏慝何日
云忘我皇外總方面入司文武具興王之表蘊大聖之
能或氣或雲蔭映于廊廟如天如日臨照于冕軒內明
外順自險獲安豈非萬福扶持百祿攸集有周之末朝
野騷然降志秉鈞鎮衛宗社明神享其德上帝付其民
誅奸逆于九重行神化于四海於斯時也尉廻據舊齊
累世之都乘新國易亂之俗馳驅蛇豕連合縱橫地則
九州陷三民則十分擁六王謙乘連率之威憑全蜀之

險興兵舉衆震蕩江山鴆毒巴庸蠶食秦楚此二虜也
窮凶極逆欲割鴻溝之地閉劍閣之門皆將長戟強弩
睥睨宸極窮漳河而遠負海連岱岳而距華陽迫脅荆
蠻吐納江漢佐鬪嫁禍紛若蝟毛暴骨履腸間不容礪
爾乃奉殪戎之命運先大之畧不出戶庭推轂分闡一
麾以定三方數旬而清萬國蕩滌天壤之速規摹指畫
之神造化已來弗之聞也光熙前緒罔有不服烟雲改
色鐘石變音三靈顧望萬物影響未運告盡褰裳克讓

天歷在躬推而弗有百辟庶尹四方岳牧稽圖識之文順
億兆之請披肝瀝膽晝歌夜吟方屈箕穎之高式允幽
明之願基命定命如恒如升唯帝居歆創業垂統殊徽
號改服色建都邑敘彞倫薄賦輕徭慎刑恤獄除繁苛
之政興清靜之風去無用之官省相監之職竒才間出
盛德無隱星精雲氣共趨走于階墀山神海靈咸變理
于臺閣東漸日谷西被月淵教暨北溟之表聲加南海
之外悠悠沙漠區域萬里百蠻之廣莫之與競五帝所

不化三王所未賓屈膝頓顙盡為臣妾殊方異類書契
不傳梯山越海貢琛奉齎欣欣如也巢居穴處化以宮
室不火不粒訓以庖厨禮樂極天地之因律呂節寒暑
之候制作評垂衣之後淳粹得神農之前遨遊文雅之
場出入杳冥之極合神謀鬼通幽洞微羣物歲成含生
日用飲和氣以自得沐玄澤而不知也丹雀為使玄龜
載書甘露自天醴泉出地神禽異獸珍木竒草望雲觀
海應化歸風備休祥于圖牒罄幽遐而戾止猶且父天

子民兢兢翼翼至矣大矣七十四帝曷可同年而言哉
若夫天下之重不可妄據故唐之許由夏之伯益懷道
立事人授而弗可也軒初四帝周餘六王藉勢因基自
取而不得也孟軻稱仲尼之德過于堯舜著述成帝者
之事弟子備王佐之材黑不代蒼泣麟歎鳳栖栖汲汲
雖聖達而莫許也蚩尤則黃神抗衡共工則黑帝勅敵
項羽誅秦摧漢宰割神州角逐爭驅盡威力而無就也
其餘炎起妖妄何足數乎賊子逆臣所以為亂皆由不

識天道不悟人謀牽逐鹿之邪說謂飛鳧而為鼎若使
四凶秉八元之誠三監懷九臣之志韓信彭越深明帝
子之符孫述隗囂妙識真人之出尉廼同謳歌之類王
謙比獄訟之民福祿蟬聯胡可窮也而違天逆物獲罪
人神嗚呼此前事之大戒矣誅夷蕞醜歷代共尤僭逆
凶邪時煩獄吏其可不戒慎哉蓋積惡既稔心自絕于
善道物類相感理必至于誅戮天奪其魄鬼惡其形故
也大帝聰明羣神正直耳目鑒于率土賞罰參于國朝

輔助一人覆育兆庶豈有食人之祿受人之榮也包藏
禍心而不殲盡者也必當執法未處其罪司命已除其
藉自古明哲慮遠防微執一心持一德立功坐樹上書
削藁位尊而心愈下祿厚而志彌約寵盛思之以懼道
高守之以恭克念于此則奸回不至事乃畏天豈惟受
禮謙光滿覆義在知幾吉凶由人妖不自作衆星拱極
在天成象夙沙則主雖愚蔽民盡知歸有苗則始為跋
扈終而大服漢南諸國見一面以從殷河西將軍帶五

郡而臣漢故招信順之助保太山之安彼陳國者盜竊
江外民少一郡地減半州遇受命之主逢太平之日自
可獻土銜璧乞同普天乃復養喪家之疾遵顛覆之軌
趙趙吳越仍為匪民雖時屬大道偃兵舞戚然國家當
混一之運金陵是殄滅之期有命不滔斷可知矣防風
之戮元龜匪遙孫皓之侯守株難得迷而未覺諒可愍
焉斯故未辨玄天之心不聞君子之論也

朱敬則隋高祖論 昔孫資陰謀晉宣入輔鄭譯矯制

隋文受遺自此而有魏人從斯以遷周鼎蓋天厭亂德
神誘其衷若妄指河水遂成王業誤擊金鼓仍啟霸國
也况體貌竒特儀表絕人周太祖之欽明異其風骨齊
憲王之聰察憚以非常章鼎一見以委誠趙公聞名而
進女是以稱劉季之靈恠者不謀同詞說中興之應識
者徃徃偶語屬周世多故禍難薦臻始以后父之尊遂
受托孤之寄騎虎不下犄角是因不利孺子非唯管叔
之言社稷輸入寧止休公之對所以尉遲舉魏從亂如

雲王謙據蜀其徒若市遂能驅駕豪傑委任忠良不下
廟堂天下大定然後謳歌允集文物滿庭卿雲曉聚長
星夜掃拱揖而朝羣后昇壇而類上帝紹舜禹之遺躅
光漢魏之大名于是流曠蕩之玄風浸淳古之膏澤削
秋荼之繁令革亡國之哀聲加之以恪勤廣之以質素
太陽滿昆蟲之穴湛露垂行葦之苕教人七年亦可以
即戎矣俄屬陳朝喪德江海揚波自絕于天結怨于下
乃以開皇八年十月承少昊之秋氣動文昌之將星下

蜀漢之舟翩翩龍躍集幽并之騎蕭蕭馬鳴一葦而可
以橫大江三令而可以陵湯火蔣山苦戰子文之魂魄
飛揚建業大崩叔寶之金湯不守既遭岝上之虎非復
水中之龍斬伯鈺以謝陳人禮陸機而慰吳士春波暫
洗汙俗咸新秋露一零弊化斯改乃下制曰今率土大
同含生遂性內外職位遐邇黎人家家自修人人克念
使不軌不物蕩然俱盡此乃憂勤之心見于動靜故使
六合之中觀如曉日八紘之內若遇新晴况復盡力于

人厲精為政躬親以率下因心以感物烟火萬里風雨
四時野有擊壤之歌天無垂象之誠玄缺丹徼烟燧不
驚玉檻金河波瀾久息天子登雲臺而訪道寶垂拱而
無為公卿指日觀以推誠願升中而每竭可謂盡美矣
未盡善也然天性既猜素無學術意不及遠政惟目前
是以北雞司晨譏人罔極剖符罕山河之誓同盟多剪
除之悲恩不終于有功罰每深于無罪啟閱墻之兆借
寶沉之兵楊素決其波張衡注其隙柳遠草制房陵尚

遙穆子授戈豎牛仍在禍非天降釁是人謀是以知隋
運之不永矣君子曰昔陸孟知中興之徵宣帝始重儒
術李通稱漢家之命世祖專信讖文時好既行其流遂
廣故子雲符命尹敏偽言即其類也高祖少愛不經之
談遂好迂誕之說所以王韶順旨袁克取容賞溢丘山
恩深江海豈不弊乎又祥瑞者聖人之應也至若八百
集于孟津六王至于垓下周人岐山之北晉衆江漢之
南負樂就陳攜手適宋牛馬內向羣盜外奔宗社又安

黎民不散此瑞之上也若乃連珠共軫的皜清漢之涯
合璧齊輝光芒黃道之上四時不爽百穀用成家有孝
慈人懷禮義此善之應也至如白鹿朱雁璠露御雲鳩
雀異毛草木殊狀此並沐我皇澤煦我帝眷聖人圓城
之中天子生成之物豈足表太平之日顯休明之辰而
隋主好之意不能盡遂令巧偽相半何其薄哉近石虎
之有中原也陌駝朝鳴牧馬夜嘯河洛殘干戈鋌文物
盡于鋒鏑猶得厭六馬駕四麟然連理之材煮白雉之

肉若天道不感應降以災由斯而談斷可知矣隋之眷
眷復何為哉問曰晉克金陵功多者屬吏隋平建業德
俊者尤缺豈爭名于朝事必須此將廉恥道盡莫畏簡
書乎君子曰曉兵之家因敵變化故有功成請罪之義
君命不受之談今者王濬乘風賀若先戰苟有大利何
簡細瑕方知責兵士之汙宮闈徵軍司之隱玉帛豈不
隕乎始范變後入孟側不前卻克有詞馮異不語時無
君子斯焉取斯豈與夫自伐無慚奮鬣直出而相類乎

又問曰王者初興必有佐命莫不同聲相應同氣相求
白雲之鬱慶龍清風之集雕虎不以夷險易志不以遠
近隔心千載一時其來尚矣三代以前緬邈無際兩漢
之後聲名可尋若乃庇俗匡時體國經野謀出心膂政
待股肱但清濟之入濁河波瀾莫辨蚊虻之附驥尾遲
速罔知既因論討之餘願示懸衡之末君子曰神人無
功達人無跡張子房玄機孤映清識獨流踐若發機應
同急箭優游淡泊神交太虛非諸人所及也至若陳平

荀彧賈翊荀攸劉曄郭嘉田豐祖授崔浩張賓等可謂
天下之菁英惟幄之至妙中權合變因敗為功爰自秦
漢訖于周隋蘭菊相薰惟有此矣加蕭何之鎮靜關中
寇恂之安輯河內葛亮相蜀張昭輔吳茂弘之經理瑯
琊景畧之弼諧永固劉穆之衆務必舉楊遵彥百度惟
貞蘇綽共濟艱難高頰同經草昧雖功有大小運或長
短咸是股肱之材悉為忠烈之士若乃威以靜國謀以
動鄰提鼓出師三軍賈勇置兵境上千里無塵內外兼

材惟孔明景略也故崔浩云王猛是苻堅之管仲劉裕是晉安之曹瞞孫盛云孔明善輔小國子產之流也斯言中矣

隋煬帝論 煬帝美姿儀性聰慧少好學善屬文故高祖獻后特所鍾愛矯情飾跡內險外柔遂於兄弟之中獨著仁孝之譽况南平江左北靖塞垣楊素譽其賢桑和說其貌屬青宮失愛子掖流恩遂映前星乃昇明兩衣冠雖偉入朝少四皓之賓公宴雖多言談止七子之

客但奸心未露偽跡斯窮沐猴而冠輕薄之材不久况
虎為善爪牙之毒會施故無道于大漸之晨蒸淫于易
箒之夕罕高宗之諒闇有丹朱之慢遊于時隋德在人
羣生樂業二十年之訓聚百萬衆之精強乘天下之有
盈驕海內之無事乃自以土廣三代威振百蠻恃才矜
已傲狠明德內懷險躁外示寬平盛衣服以掩奸飾詞
令以拒諫更乃荒淫無度法令滋章人力盡于穿築杼
軸空于聚斂十室之內思亂者一二馬方始馭八駿建

五牛穆天子之白雲更遠瑤池之外秦始皇之觀日方
踐石梁之前或以衢路受刑或以滋味被戮死不可無
罪而免賞不可有功而要相顧凜然莫知攸止十室之
內思亂者五六焉於是斛斯外奔玄感內逆兵陷遼水
糧斷河黎月暈七重知髻頭之犯畢日光四散覺兆庶
之分崩且選妖麗恣朋淫嘉羣媼之慢言樂少年之醜
穢不軌不物無威無儀關梁不通賦役斷絕更乃逆取
五年之課以充長夜之娛十室之內思亂者八九焉當

此時也小人方興羣盜孔熾大者剽州邑小者劫村閭
擾擾四人俱靡息肩之處喧喧九土盡為鬪戰之場天
子乃幸維揚泛舳艫驅虎賁之騎唱龍舟之歌以大江
為天塹以長淮為地險周章至于戲下猶自未知閭樂
入于廡前何不告我昔為天下之重今為一夫所輕豈
不惜哉彼煬帝者聰明多智廣學博聞豈不知蛟龍失雲
漁夫足得為害鯨鯢出外螻蟻可以為災忽乃棄峭函
之奧區違河洛之重阻言賊者獲罪敢諫者受刑豈不

色醉其心天奪其鑿竄吳夷以避其地虛宮闕以候聖人蓋為大唐之驅除也君子曰小人之性猶火也火之性必須所燒小人之性必須所害當其受寵遇也排忠良疵道德辨足以移視聽詞足以結主心導之以淫奢引之以苛刻人困而不恤政荒而不修如螻蟻潰隄防不覺其敗如春風養草木但見其盛事至而未知禍構而方懼素無才畧不能以敗求全本自少恩豈能得衆成事進退維谷無處容身或出奔以圖生或殺生而自

解眇觀史策遍採興亡開役者多是愛臣害上者無非
近習然庸君暗主豈肯遠之復何言哉

李清臣隋論 治天下者以王道不可為之以吏治吏
治可以苟天下之安而不可久也純以王道而治者三
代是也吏治與王道雜然而用者漢唐是也純用吏治
者隋文是也自禹至於桀自湯至於紂自武王至於赧
三代之長各數十世安而不變者幾二千年自高祖至於
孝平自光武至於獻帝自高祖太宗至於僖昭茲二姓

者或四百年或三百年不及於三代之長而有過於歷代之君若隋文帝之有天下于時亦可謂之治平而寡事矣然纔三世二十九年而亡其故何也吏治與王道之效不同也故三代用王道而長漢唐雜之以吏治而不及於三代隋文專以吏治而不及於漢唐是非王道與吏治薄厚之效耶隋文之九年滅陳而天下始一奮勵於為政每一坐朝或至日昃五品以上引之論事宿衛之人傳餐而食至于兵革不用天下無游食之人戶口歲增

過於兩漢其富庶而康樂如此常人謂之太平而識者皆知其不能久也何者無禮義以維持其政無忠信以固結其臣教化不足以導其民紀綱不足以防其後一切以辨數勤察為能處三王之位而卑卑為任智數覈文法此特吏才之尤者耳非王者為也故王隆謂其終以不學為累而房喬於清平之時而獨知其將亡彼或用王道而常為百世慮國祚之永人可得而近測之哉嘗觀於三代其為治之旨皆本於仁義禮樂先教化而

後刑名厚道德而薄功賞其始雖若迂闊而其成以至
於兵寢刑措暴炙百姓之耳目浸漬涵揉百姓之骨體
其勢播大固如置方於平土之上天下之形可以漸亂
而不可以亟壞也未世中主德既不及於古才亦不至
於道所用者皆俗人而所尚者皆細法爭於功用勇於
擊斷謂簿書刀筆之間可以為治語之以王道則傾背
而竊笑強者為之及其盛猶可以自守一有勢罅則怨
心紛然內外皆為之擾動姦豪乘其敝而起其撓天下

如驅羣羊而蕩王業如振歌器耳是故民衆而益亂地
大而益危嗚呼彼安知三代有長久難動之法乎後之
王者鑑於三代兩漢隋唐之事不恃吏治之安而留意
於王道其可以長有天下之民矣

蘇轍隋論 人之於物聽其自附而信其自去則人重
而物輕人重而物輕則物之附人也堅物之所以去人
分裂四出而不可禁者物重而人輕也古之聖人其取
天下非其驅而來之也其守天下非其劫而留之也使

天下自附不得已而為之長吾不役天下之利而天下自至夫是以去就之權在君而不在民是之謂人重而物輕且夫吾之於人已求而得之則不若使之求我而後從之已守而固之則不若使之不忍去我而後與之故夫智者或可與取天下矣而不可與守天下守天下則必有大度者也何者非有大度之人則常恐天下之去我而以術留天下以術留天下而天下始去之矣昔者三代之君享國長遠後世莫能及然而亡國之暴未

有如秦隋之速二世而亡者也夫秦隋之亡其弊果安在哉自周失其政諸侯用事而秦獨得山西之地不過千里韓魏壓其衝楚脅其肩燕趙伺其北而齊掉其東秦人披甲持兵七世而不得解寸攘尺取至始皇然後合而為一秦見其取天下若此其難也而以為不急持之則後世且復割裂以為敵國是以銷名城殺豪傑鑄鋒鏑以絕天下之望其所以備慮而固守之者甚密如此然而海內愁苦無聊莫有不忍去之意是以陳勝項

籍因民之不服長呼起兵而山澤皆應由此觀之豈非其重失天下而防之太過之弊歟今夫隋文之世其亦見天下之久不定而重失其定也蓋自東晉以來劉聰石勒慕容垂苻堅姚興赫連之徒紛紛而起者不可勝數至於元氏并吞滅取略已盡矣而南方未服元氏自分而為周齊周并齊而授之隋隋文取梁滅陳而後天下為一彼亦見天下之久不定也是以既得天下之眾而恐其失之享天下之樂而懼其不久立於萬民之上

而常有猜防不安之心以為舉世之人皆有曩者英雄割據之懷制為嚴法峻令以杜天下之變謀臣舊將誅滅畧盡而獨死於楊素之手以及於大故終於煬帝之際天下大亂塗地而莫之救由此觀之則夫隋之所以亡者無以異於秦也悲夫古之聖人修德以來天下天下之所為去就者莫不在我故其視失天下甚輕夫惟視失天下甚輕是故其心舒緩而其為政也寬寬者生於無憂而慘急者生於無聊耳昔嘗聞之周之興太王

避狄於岐幽之人民扶老攜幼而歸之岐山之下累累而不絕喪失其舊國而卒以大興及觀秦隋唯不忍失之而至於亡然後知聖人之為是寬緩不速之行者乃其所以深取天下者也

唐論 天下之變常伏於其所偏重而不舉之處故內重則為內憂外重則為外患古者聚兵京師外無疆臣天下之事皆制於內當此之時謂之內重內重之弊姦臣內擅而外無所忌匹夫橫行於四海而莫能禁其亂

不起於左右之大臣則生於山林小民之英雄故夫天下之重不可使專在內也古者諸侯大國或數百里兵足以戰食足以守而其權足以生殺然後能使四夷盜賊之患不至於內天子之大臣有所畏忌而內患不作當此之時謂之外重外重之弊諸侯擁兵而內無以制由此觀之則天下之重固不可使在內而亦不可使在外也自周之衰齊晉秦楚綿地千里內不勝於其外以至於滅亡而不救秦人患其外之已重而至於此也於

是收天下之兵而聚之關中夷滅其城池殺戮其豪傑
使天下之命皆制於天子然至於二世之時陳勝吳廣
大呼起兵而郡縣之吏熟視而走無敢誰何趙高擅權
於內顧指如意雖李斯為相備五刑而死於道路其子
李由守三川擁山河之固而不敢校也此二患者皆始
於外之不足而無有以制之也至於漢興懲秦孤立之
弊乃大封侯王而高帝之世反者九起其遺孽餘烈至
於文景而為淮南濟北吳楚之亂於是武帝分裂諸侯

以懲大國之禍而其後百年之間王莽遂得以奮其志於天下而劉氏之子孫無復齟齬魏晉之世乃益侵削諸侯四方微弱不能為亂而朝廷之權臣山林之匹夫常為天下之大患此數君者其所以制其內外輕重之際皆有以自取其亂而莫之或知也夫天下之重在內則為內憂在外則為外患而秦漢之間不求其勢之本末而更相懲戒以就一偏之利故其禍循環無窮而不可解也且夫天子之於天下非如婦人孺子之愛其所

有也得天下而謹守之不忍以分於人此匹夫之所謂
智也而不知其無成者未始不自不分始故夫聖人將
有所大定於天下非外之有權臣則不足以鎮之也而
後世之君乃欲去其牙爪翦其股肱而責其成功亦已
過矣夫天下之勢內無重則無以威外之彊臣外無重
則無以服內之大臣而絕姦民之心此二者其勢相持
而後成而不可一輕者也昔唐太宗既平天下分四方
之地盡以沿邊為節度府而范陽朔方之軍皆帶甲十

萬上足以制夷狄之難下足以備匹夫之亂內足以禁大臣之變而將帥之臣常不至於叛者內有重兵之勢以預制之也貞觀之際天下之兵八百餘府而在關中者五百舉天下之衆而後能當關中之半然而朝廷之臣亦不至於乘隙伺釁以邀大利者外有節度之權以破其心也故外之節度有周之諸侯外重之勢而易置從命得以擇其賢不肖之才是以人君無征伐之勞而天下無世臣暴虐之患內之府兵有秦之關中內重之

勢而左右謹飭莫敢為不義之行是以上無逼奪之危
下無誅絕之禍蓋周之諸侯內無府兵之威故陷於逆
亂而不能以自止秦之關中外無節度之援故脅於大
臣而不能以自立有周秦之利而無周秦之害形格勢
禁內之不敢為變而外之不敢為亂未有如唐制之得
者也而天下之士不究利害之本末猥以成敗之遺蹤
而論計之得失徒見開元之後彊兵悍將皆為天下之
大患而遂以太宗之制為猖狂不審之計夫論天下論

其勝敗之形以定其法制之得失則不若窮其所由勝
敗之處蓋天寶之際府兵四出萃於范陽而德宗之世
禁兵皆戍趙魏是以祿山朱泚得至於京師而莫之能
禁一亂塗地終於昭宗而天下卒無寧歲內之強臣雖
有輔國元振守澄士良之徒而卒不能制唐之命誅王
涯殺賈餗自以為威震四方然劉從諫為之一言而震
懼自斂不敢復肆其後崔昌遐倚朱溫之兵以誅宦官
去天下之監軍而無一人敢與抗者由此觀之唐之衰

其弊在於外重而外重之弊起於府兵之在外非所謂制之失而後世之不用也

曾鞏唐論 成康沒而民生不見先王之治日入於亂以至於秦盡除前聖數千載之法天下既攻秦而亡之以歸於漢漢之為漢更二十四君東西再有天下垂四百年然大抵多用秦法其改更秦事亦多附已之意非放先王之法而有天下之志也有天下之志者文帝而已然而天下之材不足故仁聞雖美矣而當世之法度

亦不能倣於三代漢之亡而強者遂分天下之地晉與
隋雖能合天下於一然而合之未久而已亡其為不足
議也代隋者唐更十八君垂三百年而其治莫盛於太
宗太宗之為君也詘已從諫仁心愛人可謂有天下之
志以租庸任民以府衛任兵以職事任官以材能任職
以興義任俗以尊本任衆賦役有定制兵農有定業官
無虛名職無廢事人習於善行離於未作使之操於上
者要而不煩取於下者寡而易供民有農之實而兵之

備存兵有兵之名而農之利在事之分有歸而祿之出不浮材之品不遺而治之體相承其廉恥日以篤其田野日以闢其法修則安且治廢則危且亂可謂有天下之材行之數歲粟米之賤斗至數錢居者有餘蓄行者有餘資人人自厚幾於刑措可謂有治天下之效夫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天下之效然而不得與先王並者法度之行擬之先王未備也禮樂之具田疇之制庠序之教擬之先王未備也躬親行陣之間戰必勝

政必克天下莫不以為武而非先王之所尚也四夷萬國古所未及以政者莫不服從天下莫不以為盛而非先王之所務也太宗之為政於天下者得失如此由唐虞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湯之治由湯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文武之治由文武之治千有餘年而始有太宗之為君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又以其未備也不得與先王並而稱極治之時是則人生於文武之前者率五百餘年而遇一治世生於文武之

後者千有餘年而未遇極治之時也非獨民之生於是時者之不幸也士之生於文武之前者如舜禹之於唐八元八凱之於舜伊尹之於湯太公之於文武率五百餘年而一遇生於文武之後者千有餘年雖孔子之聖孟軻之賢而不遇雖太宗之為君而未可以必得志於其時也是亦士民之生於是時者之不幸也故述其是非得失之跡非獨為人君者可以考焉士之有志於道而欲仕於上者可以鑑矣

尹源唐說 世言唐所以亡由諸侯之彊此未極於理

夫弱唐者諸侯也唐既弱矣而久不亡者諸侯維之也
燕趙魏首亂唐制專地而治若古之建國此諸侯之雄
者然皆恃唐為輕重何則假王命以相制則易而順唐
雖病之亦不得而外焉故河北順而聽命則天下為亂
者不能遂其亂河北不順而變則姦雄或附而起德宗
世朱泚李希烈始遂其僭而終敗亡者田悅叛於前武
俊順於後也憲宗討蜀平夏誅蔡夷鄆兵連四方而亂

不生卒成中興之功者田氏秉命王承宗歸國也武宗將討劉稹之叛先諭三鎮絕其連衡之計而王誅以成如是二百年姦臣逆豎專國命者有之夷將相者有之而不敢窺神器非力不足畏諸侯之勢也及廣明之後關東無復唐有方鎮相侵伐者猶以王室為名及梁祖舉河南劉仁恭輕戰而敗羅氏內附王鎔請盟于時河北之事去矣梁人一舉而代唐有國諸侯莫能與之爭其勢然也向使以僖昭之弱乘巢蔡之亂而田承嗣守

魏王武俊朱滔據燕趙疆相均地相屬其勢宜莫敢先
動况非義舉乎如此雖梁祖之暴不過取伯于一方耳
安能疆禪天下故唐之弱者以河北之疆也唐之亡者
以河北之弱也或曰諸侯疆則分天子之勢子何議之
過乎曰秦隋之勢無分于諸侯而亡速于唐何如哉
蘇轍燕趙論 輕揚而剽悍好利而多變者吳楚之俗也
勁勇而沉靜椎鈍而少文者燕趙之俗也以輕揚剽悍
之人而有好利多變之心無三代王者之化宜其起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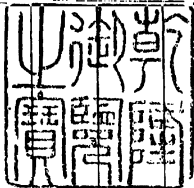
為亂矣若夫北方燕趙之國其勁勇沉靜者可以義動而椎魯少文者可以信結也然而燕趙之間其民常至於自負其勇以為盜賊無以異於吳楚者何也其勁勇近於好亂而其椎魯近於無知上失其道而燕趙之良民不復見於當世而其暴戾之夫每每亂天子之治仲尼曰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故古之聖人止亂以義止盜以義使天下之人皆知父子君臣之義而誰與為亂哉昔者唐室之衰燕趙之人八

十年之間百戰以奉賊臣竭力致死不顧敗亡以抗天下之兵而以為忠臣義士之所當然當此之時燕趙之士唯無義也故舉其忠誠專一之心而用之天下之至逆以拒天下之至順而不知其非也孟子曰無常產而有常心者唯士為能若民則無常產因無常心放僻邪侈無不為已故夫燕趙之地常苦夫士大夫之寡也

歐陽脩五代史伶官傳論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

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讎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為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于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讐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

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于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
哀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跡而皆自
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
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
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為天下笑
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
哉



經濟類編卷六